

內篇齊物論第二

天地是物中之最大者人是物中之與我對者我是天地
人中之一物物論不齊而思以齊之也是非特人我中之
橫生意見耳不若兩忘而歸
之自然然後為真能齊物也

南郭子綦音憑其隱也憑几而坐仰天而嘘嗒音塔焉似喪其耦謂形與神為耦

猶人與我為耦喪耦是無人相也喪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猶言何形

固可使如槁木外無威儀猶槁木之無枝葉也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內無火性猶死

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喪我是無我相也一篇齊物主意全在喪我二

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喪我是無我相也一篇齊物主意全在喪我二

而末聞天籟夫陸西星曰籟簫管也比竹而成管有長短聲有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一程疏上牛集九上

所為故曰人籟地籟則木之眾竅感噫氣而成聲者天籟則無聲而能聲天下之聲者故歸之曰天子游曰敢

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也天地噫氣其名為風天地間因何有風如人之噫氣一動

滿世皆是是且就大木一竅言之是唯無作則萬竅怒鳴音號風聲也聲隨竅異言出心

竅亦然道而也一而已獨不聞之琴琴音流長風聲也乎山林之畏佳音萃

似圈杯圈也似臼杵臼也似洼者形似污者潏者潏水以上激者激聲謫

者如箭叱者出而吸者入而叫者高而諠者下而突者音深而

咬音去聲者吠而續音已上前者唱于于輕而隨者唱喁音愚重和也前

也已上風入窾穴之聲冷風則小和風飄風則大和風厲風也濟也

則眾竅為虛不聞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前日不聞任耳也此日不見任

則眾竅為虛不聞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前日不聞任耳也此日不見任

則眾竅為虛不聞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前日不聞任耳也此日不見任

目也試看調調刁刁則子游曰地籟則眾竅上文是已人籟

則比竹管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天下之聲而

其自已也使其自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夫竅異則聲異故曰

後有聲使風之來自已也咸竅之自取耳如竅而果能有聲也則怒而號之者其果風耶非風耶是必有所以主張之者不謂之天籟不可大知閑閑行所無事小知間間人我籟籟大言炎炎精光小言詹詹前後其寐也魂交魂與魄交其覺也形開覺則魂與形

與接為搆日以心鬪巧於涉世縵者柔人窞者險人密者細人小恐惴惴心事不甯大恐緜緜緩散自失其發若機括用計謀如機弩如箭

括其司是非之謂也操縱其留如詛盟誓不敢動其守勝之謂也固執已見其殺如秋冬純陰以言其日消也天真其溺之所為之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程疏 三 牛集九 上卷

不可使復之也猶言載胥及溺不可挽回其厭也如緘音燕秘也以言其老洫也洫深也言其機心愈老愈深

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陽明用事之人一片生意陰謀用事之人

喜怒哀樂慮嘆變慤音姚佚音逸啟態樂出虛喜怒哀樂以下等件共十二字人雖

如此實不由人如樂音窞成菌音窞如蒸成音窞日夜相代乎前即

由以生乎此指造化言雖不知其萌然且暮非彼無我非造化

不知其所為使是者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真宰主張之可

行已信而不見其形

然造化所行信乎實有之不見其形故無朕可得

有情而無形

情實也蓋實有而無形象之可見耳有情故能使人無形故不得其朕禪家有言水中鹽味色中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

形百骸九竅六藏賅音該而存焉音誰與為親數件何者汝

皆悅之乎其有私焉

最厚者為私

如是皆有為臣妾

互相役為用

乎其臣

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音第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

真君即真宰能

役百骸九竅而不遞相為役者也

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情即真君

即上真君之真真君於人本無益損但悟之則聖迷之則凡

耳一受其成形受之於造化也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逆相順

也其行盡如馳恣其所行而奔馳之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不知內重外輕所謂

以殊而彈鵲反裘而負薪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音澹然疲役而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程疏

三

牛集九

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

終身役役於涉世而不能成出世之功徒然疲役而不知歸根復命吾不哀其

死哀其不知歸也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此二句引世俗之言腐儒謂真人之不死奚益

於形化不知俗人皆知愛惜皮毛真人獨愛惜精神形骸無不化之理而精神有長存之道腐儒之所謂奚益者此其精

神之所以日損而待盡也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或口是而心不以為然猶在半疑

半信之間今口言而心然之安其死而樂於趨也始而哀之哀其一人不知歸也既而大哀之哀其倡為不死奚益之言

而率天下人盡不知所歸也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行盡如馳人之芒也其

我獨芒此芒字乃天行健君子以自強而不息也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安得不芒於涉世而芒於

自強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

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

止聞師古不聞師心况成心乎成心乃習染一定之心也隨其成心而師之即

人人自以為稷契家家自以為皋陶之謂也知代知陰陽遞運五行更代也奚必若而人有成心之師即愚而好自用者

有心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上文成心師也

心也此之未成乎心是併其一偏之見而無之東西南北必莫知所向矣猶今日適越而以爲昔至安保其不以多歧

而迷途也是以無有爲有強不知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

吾獨且奈何哉以萬物原自無中來有中歸無所以名篇齊物今

能知夫言非吹也夫言非風言者有言非之辨其所言者其

是非特未定也未定得他是果有言耶非而言者耶其未

嘗有言耶豈任天之便雖言其以爲異於鷦音冠將出音亦有

辯乎其無辯乎夫有言而未嘗有言者任天之言也非成心之

說乎其無說乎蓋任天之音道惡乎隱而有真偽真者金

道也偽者三千六百之旁門也言惡乎隱而有是非夫有道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一 古牛集九

矣有真偽則有是非矣是非非言不顯道惡乎往而不存真

然者是者自是非者自非是非惡乎隱乎言惡乎往而不存

曰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言真者以真爲是而

者以偽爲是而非真則偽存矣然是道隱於小成而難遇非

非無定評也故曰言惡乎存而不可言隱於榮華言所以顯

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當戰國時儒墨

爲是而非墨墨道以薄爲是而非儒誰能折衷其是非乎故

莊老引而進之於則莫若以明此明字即書經哉生明之明

是字也丹經之月出庚也欲學長生者未明物無非彼物無非

人道當先明天道以天道與人道合也物無非彼物無非

言謂人間之少陰無非與彼太陰合也無非是彼太陰一月

也一現自彼則不見精華微露自彼不能自見自知則知之期

腹內光景如前月一般則故曰彼出於是彼天上之太陰初三日大藥生矣惟自己則知之彼天上之太陰初三日

也彼指上文明字月出於庚乃始生明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雖然月出

知月現丁月盈甲十五日以前皆月方生十六日以後月退

三月消丙月滅乙月晦壬則月方死也然死者生之根前月

出庚也非方死方生乎乃藥生之時候也方不可方

不可方可此火候之老嫩有可而不可之分因是因非因非因是火候之

有老嫩亦有真偽乃一定之是非也學人惟因一是以聖人

定之是非而是非之不得以偏見而是非之也是以聖人

不由而照之於天即陰符經觀天之道執天之行也亦因是也

人道火候之老嫩亦因天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天道也不差也彼

固天道矣而天道果不差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

也以其盈虧有一定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

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天道也此人道也知火候者以

非也不知火候者以天道遠人道邇又一是非也果且有彼

彼是則人非天不因果且無彼是則天自天而人自人矣彼

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

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彼天道也偶即耦也月與日為

日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即萬物之統體一太極也

非道樞不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即萬物之統體一太極也

知火候而觀天道者必能長生造福亦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明莫明

昧天道者雖有旁門流毒亦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明莫明

於日月日之常明人易知之而月始生明之以指喻指之非

理非得真仙口訣安能吞其日精月華乎以指喻指之非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五

牛集九

喻馬之非馬也

指形也自父母未生以前論則形無其形安得有指乎

馬物也吾欲忘物喻馬之非馬終着於物不若天地一指也

自萬物未芽以前論則物無其物安得有馬乎

萬物一馬也

陰符云宇宙在乎手邵堯夫亦云指節可以觀天

身子亦云萬物生於天地曲成不由天地而由馭馬之人故曰萬物一馬

人亦由馬負人向往不由馬而由馭馬之人故曰萬物一馬

實能掌上起風雲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則指馬非口說矣非道行之而成乎

信其指馬之說惡乎然然於然然吾指馬之說以爲是也惡乎不然不然

於不然

以爲未必然也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然者多物

固有所然也可其說者無物不然無物不可至於無物不然

地一指萬物一馬之理故爲是舉莛與楹柱厲人與西施

美人恢也恢音快怪道通爲一莛莛橫直異材也厲與西施

異念也然而莛楹終歸於朽腐厲施終歸於白骨恢怪終歸於無何有豈非道通爲一乎其分也成也其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去

午集九

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

分則有人物之殊而隨有

即必有毀之之理凡物有成與毀者以形體而言無成與毀

者以道妙而言即物物而不物於物者故復通爲一即中

庸之不二不二則生惟達者知通爲一美惡常怪成毀皆通

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己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庸即順生人

不用而未嘗不寓諸庸之中不用之中又用之用則變而通

之所已試者也吾因是而得之丹房器皿便已不用一朝老

而復少亦不知其所以然也故謂之大道豈旁門之小術哉

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

狙公賦

芋序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

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

乎天均是之謂兩行

一即道也豈勞神明而為者哉今勞神明以為一則與不一者亦無以異矣狙獼猴

也狙公養狙者也朝三暮四朝三升暮四升也三與四合共成七也尚欠三而無十諺云割七補三之術此即名實未虧

而喜怒為用之語亦因是也即猶是已猶是朝四暮三之術也所以籠落豪傑豪傑亦墮其術中而不覺莊老看天下人

之為名實所牽而易喜易怒者種種皆眾狙類也寓言恐人不悟復明言之笑貪名利者如獼猴之在人舞弄中任有道

之是非而不覺聖人亦未如之何故和之以是非均陶均也休乎天均者聽天之陶均聖人在名實之外是一行若人在

名實之中又一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行是之謂兩行

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

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

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

與虧乎哉林希逸曰此固自天地之初說來然會此理者眼前便是且如一念未起是未始有物此念既起便是有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七

牛集九

物因此念而有物有我便是有封因物我而有好惡喜怒便有是非回思一念未起之時但見胸次膠擾便是道虧而愛

成及此念一過依然無事何嘗有成與虧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

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

工於琴者

之鼓琴也師曠

工於樂者

之杖策

擊樂

也惠子

工於辯者

之據梧

凭梧而談

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

有盛名

者也故載之末年惟其好之也以異於彼自以為異於人其好之也欲

以明之

誇於人

彼非所明而明之

人未分曉乃強以我之所見曉之

故以堅白之

昧終

公孫龍曰堅為石言石不必又言馬言堅白為馬言白不必又言馬

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

綸

絃也昭文之子不能傳昭文之業止能調和其綸而已陸西星曰大抵有成則有虧亦定數之不可逃者昭氏以鼓琴名

其子終身彈不成聲師曠恁他聰明其人卻以盲廢杖策而行兩人便是有成與虧的樣子惠子與莊子同時即惠施也

極有才辨而以堅白之昧終皆是道虧也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

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音疑之耀成上文

虧就鼓琴枝策與據梧言此無成即虧也成與不成以知道與不知道言終身不知道尚可謂成乎若我則已知道矣尚不可謂成乎然自謂成者還是無成是物與我皆無成也意在疑信之間故曰滑疑之耀滑者捉不住疑者見不透耀則見徹到底矣疑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耀指火候而言

謂以明聖人句承上帶下圖謀也圖此疑耀本庸常而又著明也分明是順則生人逆則生仙之道此理甚庸而人不知用况莫若以明凡三言之而茲曰此之謂以明欲明人道必先明天道當于哉生明哉生魄之理而講求之呂祖云有人問我長生訣遙指天邊月一輪達磨祖師云有人問我西來意木在長江月在天即以明之旨也今且有言

於此言此之謂以明之道也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是字指上明字也丹經曰坤與乾為類織女與牽牛為類女與男為類類不知其與日月類乎不類乎易經云物以類聚皆丹旨也類中有不類陰陽之分也不類之中實為類一物各具一陰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一夫牛集九

陽也知女以男為類者則知與彼月與日為類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

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音扶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

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

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就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

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始太始也有未始有始更有夫未始有始總之為無始也非無

始之上又有無無始也有有也者太極也有生於無故有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更有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總之為無極也非無極之前又有無無極也太上云天地間凡有形者皆幻也幻則有者俄而無矣然必有主張是者故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說類與不類矣不知人亦知吾之所謂果有謂乎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

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天天地與我並生

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

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

况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

是已承上有謂之言議論不凡非人之所狎見狎聞者也大秋

藏而泰山無包藏也壽殤子而天彭祖者凡有生則有滅無

生則無滅殤子已遊無生之國而彭祖壽止八百非殤子壽

而彭祖天乎天地人稱三才今我既與天地並生則天地不

獨壽而我不獨天人雖萬物中之一物今萬物既與我為一

則萬物非有餘而我非不足此皆莊老躬行實踐之事與天

地萬物為一也何待言哉既已落言詮矣又不能無言也一

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生無窮雖巧歷不能紀其數適往

也以無適有可至於無算况以有適有窮乎天地間無

有而不歸於無無中能藏萬有故曰無適焉因是已此六字

為一部南華之胚胎有無極而後有太極凡言道者當從無

字上起手仙佛皆能因其無以立根清靜經云內觀其心心

無其心金剛經云無所住而生其心故能長生吾儒惟於有

上着腳不知有之

究竟將安歸乎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眇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程疏

牛集九

卷之九

之謂八德

夫道無人而不可學未始有封眇以域之也亦猶言

之謂八德之未始有常也當戰國時談道者紛紛矣各立門戶

自為標榜有儒墨之是非有諸子百家之是非有金丹大道

與旁門邪境之是非有左有右各執一偏之見也有倫有義

別有一種道理也有分有辨歧路之中又有歧也有競有爭

人宗一家而不相下也彼自謂之為八德我乃謂之為八眇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

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

也曰何也聖人懷之眾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

也

東西南北上下為六合仙佛遊於六合之外聖人遊於六合

之內其存而不論者經世之人不肯為出世之語也其論而

不議者經世之術不可為激世之談也春秋經世之書所以

代先王之志有議論而無分辨一字之褒貶上至王公下至

夷狄而不少假借焉即道無往而不在未始有封眇之謂也

然有分辨之中有不分辨不分辨之中又有分辨皆眾人之

見也而其不見者目在也夫大道不稱名也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謙音大勇不伎大道無名不稱也大辯若訥不言也大仁無親不仁也大廉不讓不謙也大勇不殺不伎也

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伎而不

成道惟不稱則不昭矣冥冥無非道若以昭為道斯道有不到非大道也不言則不辨矣斯無所不及若恃其多言未免數窮非大辨也仁者有時而不必仁若必以仁為常反不成其仁非大仁也廉者信理不必清若必以清為廉則不信矣非大廉也勇者以止戈為武若有五者音形圓之象也而幾向方矣

伎害之心則勇傷矣非大勇也有形迹則露圭角故謂之方道原可方可圓而不拘於一定前五者不稱不言不仁不謙不伎皆圓如轉環後五者必昭必辨必常必清必伎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則向方而不可轉矣

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方者易知非至極也圓則人未必知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以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一程疏牛集九

不言為辯不道為道者乎而仁廉勇不待言矣若有能知豈淺衷之所可測哉此之謂天府注不滿而酌不竭真一粒粟中藏世界半邊鍋內煮乾坤者也而人安知其所自出有道之士養愈厚而鋒不露道益高而神益藏此之謂葆光即韜晦之意

故昔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句膾句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

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况德之進乎日者乎天子當陽猶天之有日也

今堯欲伐此蓬艾之小國即日光之不照此三國也天無二日豈有十日乎不知天上無一日無日第十方有有雲無雲之異故日光有照不照耳今十方無雲乃十處日並出則萬物皆照矣而况聖人進德於日何獨不照此蓬艾之間而不

釋然於宗齧音缺音問乎王倪音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膾胥敖也

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

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耶

物有是與非斯人亦有知不知今併知與不知而相忘則是非

混同物我可齊矣

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

音濕

寢則腰疾偏死鱗然

乎哉木處則惴慄懼

音猿

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

豢麋鹿食薦

草也

蚰蛆

音疽蜈蚣也

甘

好食也

帶

也

鴟鴞嗜鼠四者孰

知正味

音獼

狽狽

音狽狽似獼狽狗頭其雄喜與雌狽牝

以為雌

麋與鹿交鱗與

魚游毛嬙

音祥

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

見之決

音血

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

非之塗樊然殺亂吾惡能知其辯

起居食色人物各異物得其偏人得其正特對物言之耳

而以道眼視之必無處之處無味之味無色之色乃為得起

居食色之正也自我觀之有仁義則有是非又有是非中之

是非不啻如人物起居食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程疏

牛集九

三

上

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

音全

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洳

音互凍也

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

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乎

是非猶其小也死生

利害則是非之變凡有起居食色者未有不得之若驚失之

若驚者也其惟至人乎至人已出有而入無獨以元神而游

乎無何有之鄉寒暑不能加風雷不能振凌駕雲氣馳驟日

月方且跳出陰陽而又何有生死方且齊乎順逆而又何有

無謂

言而

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

不着實

之言而我以

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

言妙道之行惟黃帝耳曾聽之目曾燭之蓋受之於廣成子也而邱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

大早計

其人到妙道尙早子輕易許之

見卵而求時夜

雞未出卵求其呼更

見彈而求鴉

音方見彈丸

予嘗爲女妄言之

未可作真語

女以妄聽之

未可作真

聽奚

如何旁日月

旁其生理挾宇宙

挾其造化之運爲其脗

音與日合

月宇

也

宙不

置其滑潛

置捨也滑潛至暗也

以隸相尊

隸人至卑也

眾人役役

小知間

也 聖人愚菴

音屯若無知也參

萬歲而一成純

即道德經立天

萬

子置三公之意

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

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

呂吉甫曰聖人不知利害故無就避無不足故不喜求無非道故不緣道

有謂乃所以無謂無謂乃所以有謂惟吾心者始足以與此自幼出亡爲弱喪久滯他鄉爲不歸

復圭子曰遊塵垢之外乃出世之事妙道之行乃無欲以觀其妙也妙中有竅必先得其竅者而後可以行妙道軒轅黃

帝蓋聽熒於廣成子者也胡今之修道者甫一入門輒謂長生不死不猶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者乎妄言妄聽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三

牛集九

指見卵見彈二事而言奚旁以下則非妄言也汝豈爲妄聽乎若何而旁日月盈虛之理以修身若何而挾宇宙消息之運以善性必與之符契而後已置其滑潛以隸相尊者須捨正至暗而後能登高必自卑也猶云脫凡近以遊高明也何眾人日以涉世爲事役役而生者未免役役而死菴草之初芽也聖人愚菴保全其元精元氣元神也萬歲天子也大修行人入丹房而採藥必參贊一主持丹道者奉其命令如天子而後行持有驗不日必有一人成其純陽而得妙道矣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言人人皆蘊蓄此道可仙可佛苦於不自知耳其所悅者止知悅生而不知所以長生感也其所惡者止知惡死安知喪失其本來而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不知歸求其真吾又惑之惑也

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

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蘊

音祈生乎此段借麗

姬之悔以顯死者之樂而生者之苦非謂死者爲真樂第形容名利中人皆以起居食色爲樂自有道視之皆塵囂腐臭不可一日處也死且勝之况不死者乎上段以前如曰莫若以明曰道樞曰天府曰妙道曰萬歲而一成純是以金丹而

發明道德皆出世語也所以點化上根之士此段以下如曰
梅蘄生曰夢覺曰辨之勝不勝曰景無持操曰周與蝴蝶則
必有分是以塵勞而徹醒眾生皆入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
世語也所以點化中根與下根之士

哭泣者且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

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

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邱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

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弔也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

解者是且暮遇之也飲酒屬陽哭泣屬陰田獵亦屬陽夢乎陽

者必變而為陽所以田獵應之也此不惟陰陽之理亦悲喜
之符也夢覺一關千古無人知解被莊老數語喝破文人誦
過如看一場戲局非借之以資口談即藉之以助筆陣信是
夢者比肩而覺是夢者有人乎無人乎豈知至人與嬰孩俱
在混沌之境孔竅未鑿無覺亦無夢聖人仙佛跳出網籠之
外獨清獨醒有覺而無夢狂者志脫凡近而行未逮亦半覺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程疏

三

牛集九

而半夢今名韃利鎖中人為造物所愚弄而不悔致後人哀
前人復有後後者夢夢相踵一哀去又一哀來哀哀相續吾
不知何時而後覺也何人而能覺也宜以其言為弔詭萬世
之後而一遇大聖人何必親見其面哉凡知解夢覺之理者
即為遇也且暮遇之猶所謂見堯於羹見舜於墻也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

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耶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若果非

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

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音坦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

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

之夢覺之說萬世而後方許有知解之人宜當時辯之者紛紛
而不屈也若者彼也若勝若不勝我勝我不勝其是非無一
定亦猶夢中說夢其或是或非俱是俱非無有知夢覺之解
者以人皆在黜黑之夢中也將欲正之於覺者不知若是覺
而我是覺也若與我既不可以為覺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
則同乎若與我者俱不可以為正

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

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

邪我與若既在夢中而異乎我與若者未必非夢也惡能正之况同乎我與若者猶然未覺之人也惡能正之不相知不能

知夢覺之解也更將何待耶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

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辨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

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

音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夢覺之異同人

我各自相負而不肯相下也以其具屬於人也人非天不因至於和之以天倪乃性命之端也必有一定之是不是一定

之然不然如謂是不是然不然而無辨也則性命之變化聲色不必待主張之者而自能化聲色有是理耶故知其解者

必自性命上索其端倪認得端倪既真則任其變化曼衍至於窮年吾惟和之以天倪而不變也忘年則死生為一條忘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上

牛集九

義則不可不可為一貫竟者終也猶云究竟也振於無竟即無何有之鄉也故寓諸無竟即逍遙乎寢臥其下也二祖求安

心之法達磨曰將心來與汝安心二祖曰覓心了不可得達磨曰吾與汝安心竟即此旨罔兩問景音曰

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持操卓然獨立與音景

音曰吾有待而然者邪不能自主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耶吾待

蛇蚘音附翼邪蛇腹下齟齬所以主行者蓋蛇以附行蚘以翼飛而蚘翼不能自行自飛必有主張之者

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景待形形待造化亦猶之蛇蚘蚘

之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音許然蝴蝶也自喻快適志得

也與音余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音渠有然周也不知周之

夢為蝴蝶與音余在莊周以夜蝴蝶之夢為周與音余恐蝴蝶

覺為夢也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曩為夢裏之蝴蝶今為覺此

之謂物化

天地不物故能物物天地不化故能化化物尚有化人爲物中之最靈胡爲而不化哉莊老分明以物醒

人欲其打破夢覺關頭人夢中能變化者魂與魄交也第主其變化者魄也魂不能主之耳若有道之士則必先滅魄而後魂昌千變萬化惟我主張人奈何不知滅魄而晝覺夜夢以終身况併其所謂覺者而卒成一大夢也哀哉

復圭子曰俯仰天地孰爲大哉惟空大也空能載天地藏萬有空中有物物中之至大者心也此心超乎天地之上故可以藐萬物包乎天地之外故可以陶萬物南郭子綦似喪其耦無人相也已而吾喪我無我相也不言齊物而先言天籟地籟人籟者物情之不齊也夫大塊噫氣明是天籟也而入大木百圍之竅穴形象不同而竅聲亦異故因地名籟人籟不離比竹天籟屬之吹萬吹者風也萬物非風不生人爲物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程疏

三

牛集九
卷三

中之最靈種種變態之不齊者真君不存也人苟得乎真君之情則不師心而自是道惡乎往而不存仰觀天道當察哉生明生魄之理所謂莫若以明也初三月出庚爲方生十八月退辛爲方死此之謂道樞得其樞者居環中以應無窮蓋天地之化育具人指掌萬物之曲成在我手猶我之羈勒以御馬也任天下之不可不然不然而莫不復通爲一任人之各自爲喜怒哀各自爲是非而莫不聽休乎天均考之未始有物與未始有封之初且無是非安有成虧卽工於琴工於樂工於辨者同歸於堅石白馬強辨以終身也猶然無成與虧也故滑疑之耀爲聖人之所圖謀此疑耀在人道爲象罔在

天道爲生明乃火候也女與男爲類無以異於月與日爲類
從有始與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以來而已然矣得其說者一
粒粟中藏世界則秋毫非小而泰山非大無生則無滅故殤
子非天而彭祖非壽其原起於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則
有之極矣有處不能着力必因無適焉探討其先天之母氣
可與六合以外聖人道難與六合以內聖人言也故止其所
不知卽前之疑耀與道樞是也張祖云任君聰慧過顏閔不
遇眞師莫強猜天府者玄牝之別名也天地人物從此而生
亦生仙生佛之竅也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固無滿竭之時亦
無去來之朕可由而不可知當晦而不當露此之謂葆光庸

道藏輯要

南華眞經一
程疏

三

牛集九
X七上

詎知所謂知之非不知卽言者不知也不知之非知卽知者
不言也人人自以爲得天下之正處正味正色自道眼視之
有無處之處無味之味不色之色方可與乘雲氣騎日月超
出乎死生利害而遊塵垢之外也此非孟浪之言乃太上無
欲以觀其妙之道是黃帝之所狎聞而狎見者也彼已旁日
月挾宇宙而與造化爲徒矣彼已脫卑暗而登高必自卑矣
人知萬歲成其一純陽也亦知參贊之者誰耶莊老方且視
生死爲一途怪悅惡之喪歸可生可死而必不忍令人生處
於夢中而不覺故以大覺而覺大夢也甯蒙吊詭之號而猶
期萬世後之聖人知其解而旦暮遇之也時人不信而與我

辨甚至於爭勝負爭是非爭邪正而猶不以我夢覺之說爲是爲然也吾將惡乎待哉吾且和之以天倪則仁義禮知之端始乎微芒常卒乎曼衍窮年由之而不盡矣久之而忘寒盡不知年忘年也精義入神忘義也振於無竟菩提本無樹也寓諸無竟白雲深處是吾家也罔者無也兩者二也罔兩卽不二矣影無特操待乎形也形端則影端形枉則影枉此其所以然不然也道人去影其莫若去形乎前言舉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恐人不覺又設爲眞夢以覺之蓋蝴蝶之飛無遠志也一人莊周之夢惟知夢中之樂局於夢也儼然覺在莊周以夜來之夢爲蝴蝶恐蝴蝶又以今者之覺爲夢莊周未有知其分也故能分辨莊周與蝴蝶者必知夢覺之解者也此之謂物化胡人不化須魄滅則魂昌而遊無夢之境不將爲西極之化人乎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程疏

三

牛集九
川五